

金家楼



柳殘陽作品全集

金 家 楼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金 家 楼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彦

金家楼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1 印张 4 插页 437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266—6/1·223

(上、下册)定价:28.80 元

内 容 简 介

“大漠骷髅帮”掳走了辽北大帮派金家楼楼主金申无痕，金家楼少主、金申无痕义子展若尘便只身远走大漠去救义母。

一路上，几经惨烈拼斗，消灭了勾结大漠骷髅帮而各欲向金家楼报前仇的尤奴奴、商弘等人，而尤奴奴是个黑高粗壮如大男人的女魔头。路上，展若尘也多次与骷髅帮的人血战，终于闯过八角亭、龙泉镇、勿归店、阎王坡等关口，找到了神秘的骷髅帮总舵——地狱城。

在地狱城，展若尘才发现义母并未被劫来，于是劫持骷髅帮公主段芳姑返回金家

楼，欲以此女换回义母，以便无所顾忌地放手消灭已潜入辽北的骷髏帮……

展若尘只身独闯大漠，幸有红粉知己徐小霞协助，才化险为夷。两人在冷月荒漠中情爱渐浓，徐小霞终成展若尘的第二个妻子。

骷髏帮主吸髓毒魔段尔生吸食七七四十九个美丽的处女精髓而炼邪门阴功，企图独霸中原。其徒众尽皆奇形怪状如鬼魅，武器是暗藏玄机的骷髏壳、化骨毒粉、枯骨毒钉，其女段芳姑美丽而邪恶。

写孤胆英雄，壮怀激烈，豪气干云；写儿女情长，缠绵悱恻，动人心弦；写武打场面，怪招异式，暗器毒粉，匪夷所思。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6)
第 三 章	(51)
第 四 章	(76)
第 五 章	(101)
第 六 章	(124)
第 七 章	(149)
第 八 章	(174)
第 九 章	(199)
第 十 章	(224)
第十一章	(249)
第十二章	(274)
第十三章	(299)

目 录

第十四章	(331)
第十五章	(348)
第十六章	(373)
第十七章	(398)
第十八章	(423)
第十九章	(443)
第二十章	(468)
第二十一章	(493)
第二十二章	(518)
第二十三章	(542)
第二十四章	(567)

第 一 章

挺拔娟秀的“长春山上”，翠绿苍郁的青松崖下，一座巨大的墓园里，一位灰发半百妇人，她那浓密却微显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绵羊尾巴髻，簪髻的却是一根五寸长的蛇形黑木簪，她的面庞清癯白皙，剑眉入鬓，凤目炯炯有神，中骨前挺的鼻梁，挂着一张微见角下垂的唇，白衣白裙，形态雍容，高贵的气度中有着一股慑人魂魄的威仪，是的，她便是金婆婆，也是“金家楼”主子，黑道上的巨擘——金申无痕。

此刻，金申无痕又独自来到了金申二家的墓园，自从“金家楼”的二当家单慎独谋叛失败，金家的唯一长老，“闪雷”金步云战死后，便埋骨于此，新坟凭添无限忧，金申无痕便常到墓园凭吊！

东边山峰洒出万道彩霞，金针无数似的穿过大片薄雾，也穿过浓郁的松柏密林，彩霞便照射在金申无痕的身上，也照射在那个苍老的看守墓园老人的面上！

惶忡的，老苍头惴惴的向金申无痕施礼，道：“楼主，天未亮，墓园已有人来烧纸钱，等到老奴走过来，才发现那人已走远，没看清是谁……”

金申无痕望着新坟前面的那个三尺高的宝塔式焚化炉，轻烟袅袅自炉内飘出，不由一叹，道：

“定是受过老爷子恩惠的人，半夜赶来为老爷子送些纸银，也没什么大惊小怪！”望着老苍头手中提的一篮纸金元宝，金申无痕又道：“拿来，我自己烧！”

那苍头忙把篮子递向金申无痕，边又取出香烛火种，立刻走向金步云墓前燃烛插香……

金申无痕依旧绕着新坟走了一圈，叹口气，这才走到焚香炉前边把一只只金元宝投入焚香炉里，口中念道：

“三叔，金家楼又恢复旧样子了，人算不如天算，单老二谋夺未逞贴上命，三叔，你听了这个也该冥目了！”

一只只金纸元宝投入焚化炉里，金申无痕接道：

“三叔，我准备在大金楼附近选上一块地，搭盖一座忠烈庙，这次为‘金家楼’捐躯的兄弟们不下两百人，这些为金申二家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兄弟，他们凛烈的精神，明昭天日，我怎能任其死后变成了孤魂野鬼？所以……”

突然，焚化炉里发出一声“劈啪”，火灰稍见飞扬，金申无痕竟未在意的退了一步又走近炉边，她伸手在鼻端扇着那股冒出炉外的浓烟，正欲开口，突然一个踉跄，立刻回头向苍头叱道：

“你……金福……”

老苍头金福原守在墓旁，他见金申无痕满面怒容，身子左右摇晃，忙上前去扶持！

便在这时候，附近崖子后面飞一般的跃出一人，好难

听的一声嘿嘿呆笑，笑声甫落，掌影疾闪，金福“吭叱”一声，一颗白发苍苍的脑袋顿时血浆迸流，倒在地上！

一只有力的手臂已将昏迷过去的金申无痕挟在肋下，来人遥望远方大片烟渺深处的连云华夏，嘴角牵动，冷冷然阴毒的自语：

“老子非把金家楼搅翻天不可，娘的！”

这人身手矫健，动作如豹，挟着金申无痕，宛如苍鹰曳空般直往山峰另端跃去，刹时不见踪影！

“金家楼”的“如意轩”住着新婚的展若尘与施嘉嘉二人，本来金申无痕是要他小两口住进“九昌阁”，因为那里住着金家族人，如今展若尘既然顶替金少强“遗缺”，拜金婆婆为义母，他便有权利住进“九昌阁”，只是小妮子施嘉嘉说的不错，她是在“如意轩”第一次同展若尘相悦相爱，那么就把“如意轩”当做新房不是更好？

此刻，大金楼晨钟响起，悠扬的钟声表示新的一天开始，金家楼的人该是吃早饭了！

是的，金家楼一向便是按钟声作息，所有的人便在这穿云的钟声里走向食堂！

按照金申无痕规定，每天早饭时间，她一定要同展若尘小夫妻一同吃饭，那便在“九昌阁”正面大厅上！

这日钟声甫落，施嘉嘉已与展若尘坐在桌边了，只是久久未见金婆婆的人，展若尘已向大厅外面“飞龙八卫”中的当值古自昂，道：

“可是楼主尚未起身?”

大厅外面，古自昂忙施礼，道：

“回少主的话，楼主一早又去墓园了!”

展若尘皱皱眉，低声对身边的妻子，道：

“又是独自一人前去，可是……”

施嘉嘉已接口，道：

“已该回来了，每天不都是饭前赶回来吗?”

又是一盏茶时间过去，展若尘缓声又问古自昂，道：

“楼主是否已回后面了?”

摇摇头，古自昂恭谨的道：

“不会，属下一直便守在此地!”

展若尘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咬咬唇，低声对妻子道：

“等着，我去墓园看看!”

展若尘刚走近厅廊，施嘉嘉已追上来，道：

“若尘，我也去!”

一边，古自昂忙施礼，笑意盎然的道：

“少主，由属下去便成了，何用劳动少主前往，属下很快便赶回来了!”

望着古自昂扑向“九昌阁”大门，展若尘心不甘情不愿的又退回厅上，他低声道：

“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施嘉嘉笑着摇摇头，道：

“墓园离此不远会有什么事，你多虑了!”

展若尘笑笑，伸手拉着施嘉嘉一手，道：

“但愿我是多虑，嘉嘉，你该知道我多么希望干娘能活满一百岁，那该多好！”

施嘉嘉也笑起来，道：

“若尘哥，我还希望干娘活的更多，嗯，便是人们常说的那两句话：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二人并肩又坐在桌边，望着一桌佳肴，四盘四碗的东西早已变凉，展若尘则自又起身踱了两个来回，远处已传来古自昂的忿怒呼声：

“不好了，墓园出事了！”

拔空而起，展若尘平飞回厅，双足落地，左手已抓住古自昂肩头切切问道：

“你说什么？墓园出什么事了？”

古自昂斜肩戟指长春山，双目如豹的忿然道：

“少主，看守墓园老人金福被人一掌击碎脑袋死在墓园里了！”

展若尘咬着牙，急切的问：

“我义母呢？”

古自昂双手一摊，似是无奈的道：

“不在现场，附近也未曾找到！”

剑眉上扬，展若尘回头望着走过来的施嘉嘉，道：

“嘉嘉，干娘怕出事了！”

施嘉嘉紧皱起柳眉，道：

“若尘，也许干娘去追凶手了！”

古自昂双手握拳，怒容满面的道：

“金福没有死多久，楼主又不是刚去墓园，属下真担心怕……”

展若尘突然冷静的踱入大厅中，施嘉嘉后面急问：

“若尘，我们怎么办？”

展若尘猛然回头对古自昂道：

“金家楼方圆共有几条路？”他一顿又道：“我是说大路小道，当然也包括山径水路在内？”

古自昂伸手屈指算，边缓声道：

“官道两条，小道两条，至于山径，交叉纵横也有四条，其中一条便直通墓园。”

展若尘“格崩”一咬牙，毫不犹豫的又道：

“立刻召雷、电、星、月四位大把头与‘飞龙八卫’前来！”

古自昂咧开宽大嘴巴，猛一抱拳，道：

“遵命！”立刻回身飞奔而去！

展若尘自从认金申无痕为义母之后，已几乎代替金少强身份，当然他没有金少强那种跋扈作风与不可一世的行爲，他却十分小心的侍候在金申无痕左右，表现得可圈可点，也因此，金家楼上下对他的称谓，便由“展爷”而改变为“少主”！

当然，这项十分中肯的呼叫听在金申无痕的耳里，心中便顿时安慰不少！

现在…

金家楼开始鼓噪起来了……

首先赶到大厅上的是“雷”字号的大把头“无形刀”顾雍！

接着，金淑仪与端良夫妻二人也匆匆走近来！

展若尘只是向金淑仪打过招呼，便立刻对顾雍吩咐：

“雇兄立刻率领十名弟兄顺大道往北追，松香镇距此九十里，我料敌人尚未走多远！”

顾雍立刻请示，道：

“属下若追到松香镇未发现可疑……”

展若尘剑眉一扬，沉声道：

“立刻回转。”

顾雍刚走到大厅，只见“雷”字级大把头“花巾”赵琦与“月”字级大把头“八卦伞”曾秀雄并肩匆匆走来，赵琦已在沉声叫道：

“出了什么事？楼主……楼主她老……”

便在大厅门口，展若尘已对赵琦道：

“电字号弟兄立刻住太和镇追拦，由赵兄亲率十人前往！”

赵琦闻言，知道这是命令，话说一半便立刻打住，双手一抱拳，高声道：

“属下遵命！”

展若尘遂又接道：

“太和离此不足八十里，赵兄等快马追下去，如果不遇，也请立刻回转！”

展若尘这是调兵遣将，施嘉嘉与端良夫妻，三人便站

在他身后谁也不多说一句话……

便在这时候，星字级大把头“老辫子”于宏达抖动着一张大毛脸，怒气冲天的跑来，道：

“少主，楼主真出事了？娘的，是哪个吃了熊心豹胆的家伙干的？”

展若尘对于最近才投效“金家楼”的这位于辫子相当了解，是的，他人是粗了些，但却是个血性汉子，于辫子曾到过高丽，设武馆授徒与东洋人对抗过，算得是辽北道上一条硬汉！

沉痛的，展若尘对于宏达道：

“时间紧迫，于大把头率十名弟兄，快马往十里铺方向追去，若有可疑便立刻拦下！”

连个礼数也免了，于宏达回身便去！

这时左目罩着黑色眼罩的“飞龙八卫”之首阮二，已率领着平畏与严祥等七人站在厅前，展若尘指着阮二，道：

“阮兄与古兄二人快马往百花集拦截，其余六位分成三批往长春山方向追赶，至于通往墓园的那条山道，便由我一人前去！”

突然，从“九昌阁”方向传过来呼叫声：

“究竟出了什么事？一大早便猫子喊叫的！”

展若尘遥见是舅公申无忌，他不及多等，只对施嘉嘉道：

“来不及了，你对舅公详说好了！”

他话声甫落，便展开身法直往长春山上扑去！

一条干啦啦的黄土大道，两旁种满了茂密芦苇，劲风吹过，便有不少棉絮般芦花随风飘去，芦花无声的击上人们身上，引起的便是一阵凄凉意！

黄土飞扬，车轮宛似腾云驾雾般往前赶，大车篷，但却在车前面坐着三个穿着孝服的人，除了一人驾车，另外两人手扶着一具棺木，面色凄惨，泪水已干而又无奈的露出一副可怜相！

显然，这是个出殡的马车！

便在这时候，马车的后面雷声滚动，一彪铁骑直驰而来，马车上面一个低声道：

“有人追来了！”

于是马车便缓缓的往前驰，分坐在棺材两边的二人，也立刻抽出白色布巾捂住嘴巴，呜呜咽咽的哭起来……

一条丈长发辫绕缠在脖子上，锅贴似的脸上两只牛蛋眼赤红，于宏达一马当先率领着十名“金家楼”黑装大汉，喝叱着拍马疾驰而来，就在马车一边，于宏达发现是送葬的，便忿怒的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

“妈的，霉气！我们走！”

一行直往十里铺疾驰而去，马车上三人相偕冷笑起来……

不料就在马车缓缓往十里铺方向驰去尚不到一个时辰，迎面，于宏达已拍马折回，双方距离尚不过一箭之地，马上面，于宏达已伸出巨灵掌喝道：